

就算我们在头脑里理解了「死」，我们仍然对死一无所知。

# 夏日的庭院

[日] 汤本香树实 / 著  
马敬 杜勤 / 译



文匯出版社

# 夏日的庭院

[日] 汤本香树实 / 著  
马敬 杜勤 / 译



文匯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夏日的庭院 / (日)汤本香树实著;马敬,杜勤译.  
上海:文汇出版社,2008.4  
ISBN 978-7-80741-337-0

I. 夏… II. ①汤…②马…③杜…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38833 号

(Simplified Chinese title)

Copyright © 1992 by Kazumi Yumoto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1992 under the title

“NATSU NO NIWA / THE FRIENDS” by Benesse Corporation  
and currently

published by Tokuma Shoten Publishing Co., Ltd.

Edited by Rei Uemura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zumi Yumoto  
through Japan Foreign-Rights Centre &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 夏日的庭院

[日] 汤本香树实 著 马敬 杜勤 译

责任编辑 / 季 元

封面装帧 / 王 翔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 上海建工印刷厂

版 次 /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87×1092 1/32

字 数 / 115 千

印 张 / 7.25

印 数 / 1—6000

ISBN 978-7-80741-337-0

定 价 / 19.00 元

## 译 序

把这本《夏日的庭院》译成中文，倒不是因为作者汤本香树实的作品多次在美国、日本获奖并且这本小说在日本被拍成电影便来凑热闹，而是因为它的题材实在是有些奇妙甚至另类。

小说写的是暑假里，三个小学六年级的男生即木山、河边、山下如何去窥探一个孤独的老头，而目的在于要看他怎样死去。一天山下与木山、河边谈到他祖母（外婆？日文里奶奶、外婆称呼一样，如不交代父方还是母方便无法判断）的葬礼，由此而唤起孩子们对于死亡的关注，想要看看一个人到底会怎样死去，即想要弄清楚从生到死的那一瞬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于是便去监视一个他们以为“行将就火”的老人。暑假快要结束时，老人真的死了。但他们并未能如愿以偿，这不仅仅因为老人的死去是在他们参加学校组织的足球集训去了海岛而没能观察到从

生到死的情景，更因为当他们面对尸体（老人的死是他们发现的）时，他们的情感已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即希望老人活着而极不情愿看到老人死去。他们是那样的伤心，甚至松下将剥了皮的葡萄放在老人的嘴唇上，希望那酸甜的浆汁能流进老人的身体，从而唤醒他那已经逝去的知觉。他还祈祷着：老人如果能够醒来，愿为他做任何事情甚至“奴隶”！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一种心灵的转折，即由对死的关心一变而为对生的珍重。“未知生安知死”固然是圣人的教诲，但圣人的教诲是有针对性的，不可将其教条化。说句离题的话，现今国学很热，究竟什么是国学，即国学到底包涵哪些内容却恐怕并不十分清楚。一定要是土生土长的才能算是国学吗？佛学能排斥在国学之外吗？这大概很值得商榷。因为没有人会把莫高窟当作印度文化遗产吧？！当年的匈奴鲜卑羯羗羌，今天不都是中国人么？其实，地道的印度佛教，比如高深的唯识学并不怎么受世人欢迎，而真正对世道人心产生影响的则是彻底中国化了的佛学——禅宗。这只要翻一下《朱子语类》便洞然明了，以及后来的程子，阳明也都是如此。其言及解释之处，无一不是禅宗。原因何在？在于禅宗从根本上

溶入了中国文化，这才使欲保持国学纯洁者感到如芒在背。

与“未知生安知死”的儒学不同。佛教从死即无常为前提而展开。而我们的近邻日本恰恰是个佛教大国。不管信与不信、真信假信，全国大多数人都和佛教有关。根据日本文化厅的调查统计，日本全国共有佛教徒九千三百多万人。想想其人口总数一亿两千万就知道其所占比重大之大了。不仅如此，日本许多人家都有供奉祖先的佛坛，并将其供奉祖先牌位的柜子叫做佛坛（龕），这与他们将死去人称为 hotoke 与“佛”字发音相同有关。某人死去，有点教养的人一般会说某某成佛了，而且不管信与不信，所有人的葬礼一概都由僧侣来主持。于是也可以说每个人都与佛教有关。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与我国相比日本的少年对死也许更敏感，更多一份关注也就不足为奇了。

可是，三个少年又是如何从盼望老人死到渴求老人生的呢？这种转变是通过吃个把西瓜，种一次波斯菊以及听个把故事，放一次礼花就能完成的吗？而且作为一个才十一岁的少年，主人公木山对于死好像是考虑得太多了些，也太深了些。何以至此呢？原来本书作者是在

供着外祖父佛坛的房间里写作这本书的(见作者后记),很可能不知不觉地将一些成年人的想法加到了孩子的头上。至于日文版解说所提出的一大串莫名其妙的对于死亡的定义的宗教哲学式的问题,更不是一个十一岁的少年所能考虑到的问题了。

老头死了,化作缕缕轻烟消失在蓝天白云之间。孩子们因为老人的死而认识到了生的意义,尽管三人的生道路各不相同,但他们都迈出了勇敢而坚定的脚步,不再畏缩和恐惧,不再犹豫和彷徨。未知死,安知生?唯其有限,唯其会死亡,生命才可贵、才有意义。这就是文化的另一个层面。也正是译者要把此书奉献给读者的理由。其实,我国自古以来也并不缺乏这类故事,但一则写的大多是忠臣烈女,伟大的人,二则又都是从成年人的角度去描绘、探索其意义的。而这本小说里写的却是一个平凡的,甚至是在侵略战争中犯下杀人罪行的老头的悄然死亡。因此死亡这一现象便带有了普遍的意义。再说它又是一个从孩子的角度去描写和探索死亡的内涵意义的作品。这也就是译者所说的奇妙与另类之所在了。

马 敬

2007年9月初于上海

## 日文版序

玖保 桐子

读了这本小说，我想起了孩提时代心中的那个小宇宙。

如今我成了大人，回首一看，那简直是个雪球般的小世界。可是对于当时的我来说，除了大大眼睛里的那个小小的世界以外，不知世界为何物，于是乎就在里面苦苦挣扎。

家、学校及其周围的狭小的世界。

遇到烦心事时，在里面就呆得不舒服。

每当看到或者听到什么欺负同学、不肯上学之类的消息时，我动辄就有一种不负责地考虑问题的倾向，即认为不肯上学可以转学、不去上学从长计议也没有什么了

不起。可是事后我又反思，对于当事人来说，自己的人生只能在他的小宇宙里转动，不去学校的话就会被封闭在更小的世界里，转学就意味着必须从头开始创造一个新的世界。不论是哪一种选择，对当事人来说都是了不得的大事情，应该要有很大的决心和勇气。

这种时候，就算我本人认为从小以来内心世界没有发生大多变化，可是实际上也能体会到自己成了“大人”这个事实。

木山、山下、河边三个少年也是生活在那种小世界里的小学生，既然是小学生，他们也就会有小孩儿的烦恼。木山家父母之间的关系不融洽，母亲从酒精里寻求安慰，山下则会被看不起父亲的工作的母亲打屁股。河边和母亲二人过日子，大概是父亲有了别的女人跟母亲离了婚，因此他好像是在母亲对父亲的喋喋不休的抱怨声中长大的。他们被卷入家庭的纠纷中，却因为是“小孩”而对那些问题没有发言权。他们只能听之任之，一味地听一些牢骚话。他们不能具体地做任何事情。

可是这个夏天对于他们来说和以往的任何夏天都不同。

他们和老头打交道，从只是监视人和被监视人的关

系转变成一种神奇的友情。想必他们和那位老人的来往实际上是他们初次和大人朋友的交流。他们并非得到老人照顾和保护，而是一种对等的交流。

由对“死”的好奇心开始的交往也因为“死”而结束。他们起初希望能看到老人如何死去，但是“监视”老人死的过程给他们带来的却不是起初所期待的那种紧张而激动。

他们第一次体验到亲近的人死去会给人带来意想不到的悲痛。刚才还活着的人为什么会在一刹那间死去呢？死前的瞬间和死后的瞬间除了不喘气以及心脏不跳之外，到底还有什么地方不同？怎么个不同？死为什么不能发生在明天或者后天呢？人很顽强，即使受了重伤也能活下来，为什么像睡着了似的身体灵魂已经出窍了呢？

这些比起悲伤更让他们难以接受的朴素的问题层出不穷。

这时候才会发觉，就算我们在头脑里理解了“死”，我们仍然对死一无所知。

可是他们从和老头的交往中得到了宝贵的东西，这比懂得了悲伤更难得。

扯晾衣绳、用刀削梨、涂漆、拾掇庭院……

还有思维方式。

老头没有对他们说要这样做那样做，可是因为他们却触及到老人的人生而体会到了迄今为止的儿童生活里所没有的东西。以前都是一个人苦思冥想的事情，也会想像着如果是老头会怎么想怎么说，即学会了改变看问题的角度和立场。由于掌握了这种方法，他们确实实地已经从以前的雪球里摆脱出来，能够冷静地从外部观察那个雪球了。

这个时候他们确实成了“大人”。

他们的儿童时代和老人的夏日的庭院里一起埋葬在记忆里了。

这个夏天的结束也是他们儿童时代的结束。他们将各自在新的学校、新的土地上开始新的生活。也许他们今后不再见面，即使如此，他们就是成了大人、变成老人，也不会忘记了那满院盛开的波斯菊。

以上是我极为认真地描画的儿童的“小宇宙”和“死”。汤本女士书中对一些细节的描写令人拍案叫绝，比如说踢球时低年级学生挖鼻孔、小主人公厌恶眼科医生对无助老人怒吼而对由母亲陪同的自己却是笑嘻嘻的

等等。

这些细致入微的描写，看上去似乎与主题关系不大，但却能在我们的记忆里留下一个个深刻的烙印，从而生动地塑造了从主角直到配角的各种人物。

除了精彩，还能说什么！

其实我是在看了改编成电影的《夏日的庭院》首映式后才来读这本书的，电影里三个少年和本书描写的如出一辙，这使我感到很惊讶。

# 目 录

译序 .....	1
日文版序 .....	1
一 .....	1
二 .....	19
三 .....	34
四 .....	46
五 .....	61
六 .....	70

七	84
八	103
九	121
十	139
十一	152
十二	163
十三	172
十四	188
十五	197
作者后记 .....	206

自从进入六月就总是下雨，今天这一下起来，又是没完没了的。

游泳池延期到明天才能开放。我望着窗外那片“魔叶”发呆，它叶子形似手掌，却有南瓜的叶子那么大。一下雨，叶片就猛窜一大截，现在它已经窜到二楼教室的窗外探头探脑了。冬天它明明已经枯萎得无影无踪了，可每当春天来临就苏醒过来，夏天的脚步声一近，它便像中了邪似的疯长个头。

我悄悄地将它叫做“魔叶”，那是在小学二年级的时候。那时我个子偏矮，既不像现在被嘲讽地叫作“黄瓜”，